



战争猛犬

The Dogs of Wa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徐翠萍 陶颖颖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战争猛犬

The Dogs of War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徐翠萍 陶颖颖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出版社

THE DOGS OF WAR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1974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猛犬 / (英)福赛斯(Forsyth,F.)著;徐翠萍、陶颖颖译.—合肥:黄山书社,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11-5

I.①战… II.①福… ②徐… ③陶…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410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78

战争猛犬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徐翠萍 陶颖颖 译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张月阳 特约编辑:陈达凯 金浩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齐娜 责任印制:戚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657388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24 字数:320千字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461-2811-5 定价: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号令屠杀吧，释放战争的猛犬！

——威廉·莎士比亚^[1]

不要宣告我的死讯

不要谁为我的死哀悼

不要将我葬在供人凭吊的墓地上

不要烦劳司事将丧钟敲响

不要谁来瞻仰我的遗容

不要谁为我送葬

不要在我坟头种花植草

也不要谁来记得我

这就是我

最后的愿望

——托马斯·哈代^[2]

[1] 选自《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一场。

[2] 选自《卡斯特桥市长》。

PROLOGUE

序
幕

那个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西非的夜色像潮湿而温暖的天鹅绒，紧紧笼罩着丛林里的简易机场，以及四周一群群的士兵。云层的暗影即将离开绿柄桑的树梢，等待的士兵们祈祷它会停留得再久一点，以掩护他们免遭轰炸。

跑道尽头是一架千疮百孔的老式 DC-4 飞机，它悄悄降落。飞机在空中转向之后，引擎咻咻作响，盲目地栽向棕榈叶盖起的茅草屋。跑道上的指示灯只在它降落的最后一刻才亮了短短十五秒钟。

一架联邦政府的米格-17 夜间战斗机正呼啸着划过夜空向西面飞去，驾驶飞机的很可能是东德的飞行员。在过去三个月中，东德共派了六位飞行员来替换害怕夜间飞行的埃及人。战斗机藏在云层之上，从地面无迹可寻；同样，飞行员也无法看见丛林里的跑道。他想搜索到闪烁的着陆信号灯，但它们已经熄灭了。

DC-4 飞机正在滑行，飞行员没有听见头顶上战斗机的轰鸣，他打开自己飞机上的灯想要看清方向，这时，黑暗中传来一声徒劳的呼喊：“快关灯！”当飞行员找到方向之后，灯光终于熄灭了，而头顶的战斗机早已经飞到数英里之外。南面正传来隆隆的炮声，士兵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持了两个月，最后扔下武器逃进丛林之中，那里的战线也随即被击溃。

DC-4 在距离“超级星座”客机二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飞行员熄灭引擎，来到地面上。一个非洲人向他跑了过去，两人轻声交谈着。随即，两人穿过黑暗，走向人数较多的那群人。当他们从停机坪走到人群跟前时，人群迅速散开，只剩驾驶 DC-4 的白人飞行员与人群中央的那人面对面站着。这位白人飞行员从未见过他，但听说过他的事迹。尽管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香烟的点点微光，但飞行员依旧辨认出了自己要找的这个人。

飞行员没有戴帽子，于是他以微微低头的方式替代了敬礼。此前他从未向一个黑人致敬过，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是凡·克里夫上尉。”他用带南非口音的英语说道。

那个非洲人向他点头致意，点头时，他浓密的胡须拂过带条纹的迷彩军服。

“凡·克里夫上尉，今晚的飞行真是危机四伏啊。”他冷淡地评价道，“不过要送补给来的话，太迟了点。”

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口音听来更像是英国公立小学的教师，而不是一个非洲人。凡·克里夫再次感到局促不安，在他从海岸穿越云层的这一路上，已经千百次地问过自己：他究竟为什么要来？

“我没带任何补给，长官。也不会有补给送来了。”

再次破例。他曾发誓不会称呼这人为“长官”，况且他还是个非洲黑人。但这称呼一不小心就从舌尖滑了出去。那些人是对的，那些常聚在利伯维尔^[1]酒吧里的飞行员们，他们中凡是见过他的都说：这人与众不同。

“那你为什么要来？”那位将军轻声问，“或许是为了那些孩子？出于安全考虑，修女希望把大批孩子送出去，但今晚不会再有慈善机构的飞机来了。”

凡·克里夫摇了摇头，随即意识到没人能看见自己的动作。他很尴尬，但幸亏有夜色作为掩护。四周的保镖们正紧握轻型冲锋枪牢牢盯着他。

“不，我是来接你的。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

一阵长久的静默。他能感觉到这个非洲人正透过夜色凝视着自己，每当有人举起香烟的时候，他偶尔能看清他的眼睛。

“我明白了。是你的政府派你来的吗？”

“不。”凡·克里夫回答，“是我自己的主意。”

又是一阵长久的静默。那个大胡子男人缓缓点着头，隔着几码远的距离看来，这动作像是表示理解，又像是表示疑惑。

“对此我深表感激。”他说，“这一路想必十分辛苦。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了交通工具，就是那架‘超级星座’客机。我希望由它带我去流亡。”

凡·克里夫感到如释重负。其实他并不清楚，如果自己把将军带回利伯维尔的话，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

“我会等你的座机起飞以后再出发。”他说话的时候又点了点头。他想伸

[1] 利伯维尔：加蓬首都，位于非洲几内亚湾东面，赤道以北约四十公里处。

出手去握个手，却又不确定自己是否该这么做。他不知道的是，那位非洲将军也面临着相同的两难境地。于是他转身朝自己的飞机走去。

他离开之后，黑人士兵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鸦雀无声。

“为什么一个南非人，而且还是个南非白人，要这么做呢？”一位内阁成员问将军。

这位领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想，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了。”他说。

停机坪的另一头，同样是在棕榈树的暗影掩护下，六个男人正坐在路虎车内，看着那个人影从树林走回飞机。坐在非洲司机旁边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全都一刻不停地抽着烟。

“那飞机一定是南非的。”带头的人转身对车内一个白人士兵说，“雅尼，去问问那个机长愿不愿意载我们一程。”

车后座上一位个子高大、线条坚毅的男人下了车，他和其他人一样，从头到脚都穿着绿色迷彩服，裤腿塞在绿色的帆布靴里。腰上挂着水袋和单刃猎刀，还有为肩上那把 FAL 步枪准备的三只弹夹。弹夹和步枪里全都没有子弹了。当他快走到路虎车前的时候，带头的人又叫住了他。

“把枪留下。”他说着伸手接过他的枪，“还有，雅尼，你可得好好跟他说说，如果我们不能搭那玩意离开的话，不出几天就会被大卸八块。”

那个名叫雅尼的人点了点头，整理了一下头上的贝雷帽，朝 DC-4 飞机缓步走去。凡·克里夫并没有听见身后跟上来的脚步声。

“你好，先生！”

凡·克里夫听见招呼转过头来，看清了身后这人的体格和身形。即便是在黑暗中，他也能看见他左肩上的骷髅标志。凡·克里夫警惕地点头回应。

“你好，你是南非人？”

高个男人点点头。

“雅尼·杜普雷。”他说着伸出手去。

“凡·克里夫上尉。”飞行员说着握住他的手。

“你要飞往哪里？”杜普雷问。

“去利伯维尔，他们一上飞机就出发。你呢？”

雅尼·杜普雷笑了。

“我呢，遇上点麻烦。我还有我的同伴都是。如果联邦政府的军队发现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剁了。你能把我们带出去吗？”

“你们有几个人？”凡·克里夫问。

“一共五个。”

尽管是为空军效命，但凡·克里夫和任何一位雇佣军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人在江湖少不了互相照应。

“好，都上飞机。但动作要快，那架飞机一起飞，我们就要起飞了。”

杜普雷点头致谢，然后快步跑回路虎车，五个白人雇佣兵聚在汽车引擎盖旁商量起来。

“可以跟他走，搭他的飞机马上走。”南非人告诉他们说。

“好，那就把家伙全扔在后备箱里，马上行动。”带头的人说。当所有武器都放进汽车后备箱后，他俯身对坐在驾驶座上的黑人少尉说：“再见了，帕特里克。恐怕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把这辆路虎车开走扔掉。再把枪都埋到一个地方，并做好标志。然后脱下你的制服回到丛林里去，明白了吗？”

这个少尉一年前还是个新兵，连拿刀叉吃饭都不会，却因作战英勇而得到提升。他黯然地点了点头，记下所有的指示。

“再见，长官！”

雇佣军的头领正准备紧随部下的脚步上飞机，这时两个修女从停机坪后面黑漆漆的灌木丛里跑过来，慌张地赶上他。

“将军！”

头领转过身来，认出跑在前面的那位嬷嬷，他们几个月前就认识了，当时战事吃紧，他不得不转移了她管理的整所医院。

“玛丽·约瑟夫嬷嬷，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位年长的爱尔兰修女抓住他污渍斑斑的袖口，开始动情地说起来。他点头应答。

“我会试试看，但别的我就无能为力了。”当她说完的时候，他回答道。

他穿过停机坪，走向那位正站在机翼下的南非飞行员。警卫看见这两个雇佣军商量了几分钟，然后穿制服的那个又回到等在一旁的修女跟前。

“那人说行，但你们必须要快，嬷嬷。他希望能尽快起飞。”

“上帝保佑你。”穿白色长袍的修女一说完，就急忙向她的同伴下达指令。那位修女跑到机尾，爬上通往舱门的短梯，年长的修女则匆匆跑向停机坪后面被棕榈树影遮蔽的小路，一队男人从暗影中钻出来，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个襁褓。他们跑向飞机，然后把襁褓递给站在舷梯顶端的修女。副驾驶看到修女把最先递上来的三个襁褓排放在机舱内，于是姿态生硬地上前帮忙。他将襁褓从飞机下面接上来，再递到机舱内去。

“上帝保佑你。”那个爱尔兰修女喃喃地说。有个襁褓内流出一摊绿色排泄物，沾在了副驾驶的袖子上。

“真他妈见鬼！”他咬牙切齿地说着，继续忙活。

雇佣兵的头领独自站着，看了眼“超级星座”客机，一群难民正在爬上后舷梯，他们主要是战败将领们的亲属。就着舱门口昏暗的灯光，他看见了自己想要找的人。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人正准备登机，其余准备躲进丛林的士兵则预备着要将舷梯拖开。一名士兵叫住了正往上走的那个人。

“长官，夏依少将来了。”

当夏依走上前去的时候，将军转过身来，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依旧能露齿而笑。

“怎么样，夏依，你想一起走吗？”

夏依走到他面前，敬了个礼。将军也回礼致意。

“不，谢谢您了，长官。我们要到利伯维尔去。我只想过来道个别。”

“是啊，这仗打得够长的。恐怕眼下算是结束了。无论如何，近几年是打不起来了。对我来说，很难相信我的人民将要永受奴役。对了，你和你的战友们都按合约拿到酬劳了吗？”

“是的，谢谢您，长官。我们都按时拿到了。”雇佣兵回答道。非洲人神情忧郁地点了点头。

“好，那就再见啦。还要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他伸出手来，两人握了握手。

“还有件事，长官。”夏依说，“我和我的孩子们，刚才坐在吉普车里，好好商量了一下。如果什么时候……嗯，要是你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一句话。我们全会来的，你只要说一声就行。孩子们希望你能知道。”

将军盯着他看了好一会。

“这个夜晚真是充满了意外。”他缓缓地说，“你或许还不知道吧，我的高级顾问中有一半已经和富人们一起，叛变到敌军的阵营里去了。不出一个月，绝大多数其他人也会步他们后尘。谢谢你的慷慨，夏依先生。我会铭记在心的。再见了，并祝好运！”

他转身走上舷梯，当他跨入昏暗的“超级星座”客机时，四架引擎开始渐次启动。夏依退后几步，向这个雇佣过他一年半的人行最后一个军礼。

“祝你好运。”他说。其实这话有一半是对他自己说的，“你需要好运气。”

他转身走向一边等待的DC-4飞机。舱门关上后，凡·克里夫没有立即起飞，他看着“超级星座”模糊的身影轰鸣着驶过跑道，经过他的飞机，最后起飞。两架飞机都没有开灯，但南非人从驾驶舱内辨认出“超级星座”飞越棕榈树后向南面飞去，然后躲进了安全的云层。直到这时候，他才载着满舱哭泣呜咽的“货物”准备起飞。

当凡·克里夫命令他的副驾驶打开机舱内的灯时，已经飞行了大约一个

小时。在这一小时里，他们从一个云头躲藏到另一个云头，不断寻找着云层的掩护，生怕暴露在月光下，被到处游荡的米格战斗机发现。直到他确定飞机已经远离海湾，将陆地远远甩在了后面，才允许开灯。

在他身后，灯光照亮了一副诡异的场景，仿佛是多雷^[1]在他情绪阴郁时期创作的画像。机舱地板上铺满了潮湿而肮脏的毯子，一小时之前，这些毯子还是包裹着的襁褓。如今襁褓内的“东西”正在机舱两侧蠕动着——共有四十个年幼的孩子，干瘪瘦弱，全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形容枯槁。玛丽·约瑟夫嬷嬷从舱门后的座位上起身，开始在这些瘦弱的孩子之间走动。这些孩子的额头上都贴着条胶带，就在发际线的下方，他们的头发早就因为贫血褪成了赭红色。胶带上用圆珠笔写着提供给利伯维尔郊外孤儿院的讯息，如果没注明身份，就只写上名字和编号。人们从不记载失败者的身份。

坐在机舱后部的雇佣兵们正眨着眼睛适应光线，他们扫了一眼同行的乘客。他们对这样的场面毫不陌生，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们曾多次目睹。人人都觉得有点恶心，但没人表露出来。最终你将对所有的一切习以为常。在刚果、也门、加丹加^[2]和苏丹，总是相同的故事，总是这些孩子，而你总是无能为力。所以他们理智以对，掏出香烟来。

机舱内的灯光让他们自昨天日落以来第一次看清楚彼此。他们的制服上全是汗渍与红土，脸上满是疲惫。领头的那个人背靠着盥洗室的门坐着，伸长两腿，面朝驾驶舱。卡洛·阿尔弗雷德·托马斯·夏依，三十三岁，金发剃成乱糟糟的平头。在热带地区，头发越短越方便，因为汗水容易蒸发出来，而虫子又不会钻进去。因为他的姓名首字母，夏依得了个外号叫做“猫”。他出生在阿尔斯特省的泰隆郡^[3]，但被父亲送到一所英格兰公立预科学校去念书，所以他说话时不再有明显的北爱口音。在皇家海军服役五年之后，他决定回归平民生活。六年前，他在乌干达的一家伦敦贸易公司找了份差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静静合上账簿，坐进路虎车，一路向西开到了刚果边境。一周后，他签下一纸合同，成为迈克·霍尔在斯坦利维尔的第五突击队中的

[1] 多雷：指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为许多寓言以及圣经故事创作插画，最为著名的是他为圣经故事创作的黑白版画。

[2] 加丹加：中非高原的一部分。

[3] 泰隆郡：位于北爱尔兰。

一名雇佣兵。

他看着约翰·彼得斯接替霍尔的位置，和彼得斯反目之后，被迫北撤，在保利斯加入了德纳得^[1]的部队。两年后，参加了斯坦利维尔的兵变，当法国人因为头部中枪而撤退到罗德西亚后，他加入了布莱克·杰奎斯·施莱曼的部队，并随这个由种植园主改行的比利时雇佣兵长途行军到布卡武，接着又退到基加利。被红十字会遣返之后，他随即主动要求参加另一场非洲战争，最后领导起了自己的队伍。然而为时已晚，他们无力回天。世事总是如此。

靠他左边坐着的人，可以说是赞比西北部最优秀的迫击炮手。大个子雅尼·杜普雷二十八岁，来自开普省的帕尔^[2]，来自贫困的胡格诺派^[3]家庭，他们的祖先因法国的宗教自由运动失败，受马萨林^[4]的迫害而逃亡好望角。他有一张瘦削的脸，悬在薄嘴唇上方的鹰钩鼻分外醒目。如今这张脸更显憔悴，两颊上显露出深深的皱纹。他的眼睑低垂，遮住了浅蓝色的眼睛，浅褐色的眉毛与头发上沾满尘土。看了一眼躺在机舱内的孩子，他用南非语向那些对这个世界的劫难负有责任的权贵们低斥了一声：“杂种！”他努力试着入睡。

在他的身侧，马克·弗拉米克正摊开手脚坐着。“小马克”这个外号恰恰来自他巨大的身形。他是来自比利时奥斯坦德的弗莱芒人，赤着脚都有六尺三寸高，光着身子就重达两百五十多磅。有些人会以为他满身脂肪，其实不然。奥斯坦德的警察见到他就发憷，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惹上麻烦。不过城内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是对他青眼有加，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不少生意。他们总是说，小马克戏耍过的酒吧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得要好几个工匠才能将其修复成原样。

作为一名孤儿，他在修士经营的孤儿院中长大，那里的人以为靠责打才能在这个体型过大的孩子身上培养出敬畏之心。由于这条培养之路过于单调，最后连马克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于是在他十三岁那年，一拳将拄拐杖的神父打倒在地。

在这之后，是一连串的少管所，接着又是教养院与少年监狱。当他应征

[1] 德纳得：法国著名的雇佣兵鲍勃·德纳得，多次非洲改变的幕后操盘手。

[2] 帕尔：南非葡萄酒产地，距离开普敦约五十公里。

[3] 胡格诺派（Huguenot）：是法国新教归正宗的一种，反对君主专政，曾在十六世纪中后期与天主教派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内战。

[4] 马萨林，红衣主教马萨林，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曾在路易十四当政期间掌握实权。

加入伞兵部队时，几乎整个社会都松了口气。他是跟随劳伦特上校降落在斯坦利维尔郊外的五百个伞兵之一，从辛巴酋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手中救下了那些差点在广场上被活活烤死的传教士。

就在降落机场后的那四十分钟内，小马克找到了他的终生事业。一周之后，为了躲避被遣送回比利时的命运，他当了逃兵，并加入雇佣军。除了有铜拳铁臂之外，小马克对迫击炮也很有一手，他要起炮筒来就像孩子摆弄玩具。

在这个飞出重围前往利伯维尔的夜晚，他才三十岁。

比利时人后面坐着让·巴蒂斯特·朗盖罗蒂，正按老习惯打发着时间。他矮小精干，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是个科西嘉人，从小在卡尔维镇上长大。十八岁那年被法国征召入伍，作为几十万法国士兵之一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战争^[1]。十八个月以后他又被编入正规部队，随后转入外籍伞兵部队第十营。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伞兵头戴红色贝雷帽，受马苏将军指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战事吃紧。一些致力为“永远的法属阿尔及利亚”而战的外籍法国士兵联合起来，建立了OAS组织^[2]。朗盖罗蒂加入了OAS，由于该组织势单力孤，且在1961年四月的暴动中失败，不得不转入地下。在法国隐姓埋名生活了三年之后，他被捕入狱，并在牢里关了四年。先是在暗无天日的巴黎桑特监狱度日如年地受着煎熬，随即转入托斯监狱，最后又到了雷岛监狱。他不是规矩的囚犯，两个看守身上终身难消的伤痕即是明证。

他曾数次因袭击看守而被揍得奄奄一息，一点刑期都没能减免。1968年出来的时候，天上地下他就只怕一件事情：被关在狭小的密闭空间内。他老早就已经发过誓，再也不要回到任何禁闭室或是山洞里，就算待在外面会要了他的命，他也不回去。就算是被抓回去，也起码会干掉半打人“陪葬”。出狱不到三个月，他就自己买了张票飞到非洲，并给自己谋了个打仗的差事，随后作为一名专业的雇佣兵加入了夏依的部队。逃亡的那晚，他三十一岁。自从出狱之后，他就不断练习着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在科西嘉使用的武器，后来他还靠着它，在阿尔及尔的穷街陋巷里闯出了点名声。他的左手腕上缠着

[1] 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于1954年至1962年之间进行的反法武装斗争。

[2] OAS组织：秘密军组织，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也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并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块宽皮带，和随处可见的那种老式剃头匠用来磨剃刀的皮带很相似。皮带由两颗揷钮固定。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会摘下皮带，将不带揷钮的那头绕在左手腕上。为了打发到利伯维尔的旅程，他已经把皮带缠了上去。他的右手里握着刀，这把利刃有六寸长，装着骨质刀柄。他的刀法之快，可以在受害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丢了性命时，就把刀藏回袖子里。刀刃不紧不慢地在粗糙的皮带子上来回磨着，变得越来越锋利。这活动可以舒缓他的神经，也让别的人心烦意乱，但从来没人抱怨。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不会抱怨，尽管这位小个子男人声音轻柔，从不和人发生口角，还总挂着似笑非笑的愁容。

坐在夏依和朗盖罗蒂之间的人是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德国籍。库特·瑟姆勒四十岁了，在战争初期，正是他设计了雇佣兵和非洲新兵们佩戴的骷髅标志。也正是他，曾用木桩围出一圈战线，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颗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头颅，用这个方式，他将联邦部队挡在了五英里开外。那之后一个月里面，他所在的防区是全战区最安静的一块地方。出生于1930年的他成长在希特勒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位机械师，后来死在苏联前线。十五岁那年，作为一名狂热的青年团毕业生，和全国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受了十二年的希特勒式教育之后，瑟姆勒组织起了自己的小部队。队员要么是比他还要小的孩子，要么就是年逾七旬的老翁。他的任务是要阻止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而使用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与三支臼锁式连发来复枪。他的失败毫无悬念。他的整个青春期都在美军统治的巴伐利亚度过，这段生涯让他深恶痛绝。他也很少有时间去理会自己的母亲，这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神父。十七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从斯特拉斯堡穿越法国边境，并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征兵站成了外籍志愿军，这个办公室专门接收跑路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西迪贝勒阿巴斯^[1]待了一年之后，他随远征军到了印度支那，八年后又到了奠边府^[2]。由于在岷港的外科手术中摘除了一只肺，他还没能目睹河内的大溃败就飞回了法国。重新征召入伍后，在1958年，他作为法国第一外籍伞兵团的一名中士被派往阿尔及利亚，这支部队由法国外

[1] 西迪贝勒阿巴斯：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重要商业中心。1931年至1961年间，法国的外籍军团总部设在这里。

[2] 奠边府：位于越南北部，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抗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籍军团精英中的精英组成。在印度支那，他是少数能在第一外籍伞兵团的两次覆灭中幸存下来的人之一，那时伞兵团不过是营，后来又扩展成团。他的偶像只有两个：一个是罗杰·福奎斯，他曾在早期的外籍伞兵团中效命，由于规模太小，军团全军覆灭；另一个人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他统帅加蓬共和国的共和国卫队，为法国守卫着这个拥有丰富铀矿的国家。即便是曾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丹上校，也在 OAS 组织溃败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尊重。

瑟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的时候，所有人都飞蛾扑火一般地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暴动，后来这支队伍被戴高乐总统永久解散。他一直听从法国军官的指挥，直到 1962 年 9 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马赛被捕，并入狱两年。他的四排军功章让他的日子更加难过。在 1964 年，二十年以来他第一次过上市井生活，以前监狱里的室友又来找他，要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在那三年中，除了有一年在意大利的监狱里度过以外，他倒卖过烈酒、黄金，有时也倒卖军火。后来，他终于靠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倒卖雪茄发了财，这时他的同伙却同时黑了买家和卖家，卷了钱款消失得无影无踪，并让瑟姆勒背黑锅。由于被许许多多爱舞刀弄棍的“绅士”们追杀，瑟姆勒从海上逃到了西班牙，又一路搭公共汽车到了里斯本。靠一个有点交情的军火商帮忙，参加了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场非洲战争。夏依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因为有着十六年的战斗经验，他比所有人都更熟悉丛林作战。此时他正在飞往利伯维尔的航班上打瞌睡。

DC-4 在日出前两个小时降落。除了孩子们的哭闹声，还能听见另一个声音：有人在吹口哨。那是夏依。他的战友们都知道，每当他即将参加战斗或是刚结束战斗，都会吹口哨。他们也知道这首曲子的名字，因为他曾告诉过他们。它叫《西班牙哈莱姆》^[1]

当凡·克里夫与地面控制台联络的时候，DC-4 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当这架老旧的运输机摇摇晃晃地停在跑道尽头时，一辆载有两个法

[1] 《西班牙哈莱姆》：由美国灵魂乐歌手本·E·金（原名本杰明·厄尔·尼尔森）发表于 1961 年的畅销歌曲，曾被列入《滚石》杂志评选的五百金曲。

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前突然转向，示意凡·克里夫跟着它继续滑行。

他们将飞机带离机场的主楼，来到机场偏远处，并让 DC-4 停在那里，但并不熄灭引擎。一架梯子快速架到机身后方，副驾驶从舱内用力打开大门。一顶法国军帽探进来，查看了一番机舱内部，军帽下的鼻子因为难闻的气味而厌恶地皱了起来。法国军官的视线落在了那五个雇佣兵身上，并示意他们跟着他到停机坪上去。当他们下地之后，法国军官抬手叫副驾驶关上舱门。DC-4 不假思索地又朝机场主楼方向开去，法国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会在那里迎接这些孩子，并将他们送到儿童医院去。当飞机经过他们身旁时，五个雇佣兵向机舱内的凡·克里夫挥手致谢，然后转身跟着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得在那些棚屋内，坐在不太舒服的直背木椅上等一个小时。几个法国士兵不停透过门缝偷瞧这些 les 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形容这些可怕的人。最后，他们听见一辆吉普停在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当门终于打开的时候，一位皮肤黝黑、面容严肃的高级军官穿着热带的浅褐色军服走了进来，他的帽檐上镶着金穗边。夏依注意到他有双锐利敏捷的眼睛，军帽下的灰发剪得很短，代表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五排军功绶带之上。这让瑟姆勒迅速站得笔挺，下颚扬起，五指笔直地沿着旧战服的裤缝朝下。夏依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这位来客是谁，他就是传奇人物勒·布拉斯。

这位经历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兵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在瑟姆勒面前停留了更长的时间。

“哎呀，这不是瑟姆勒吗？”他轻声说着，脸上慢慢露出了笑意，“还在战斗着，但再也不是个副官了。我知道，如今是个上尉啦。”

瑟姆勒不好意思起来。

“是的，我的司令员！喔，对不起，是上校。我，不过是暂时的。”

勒·布拉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他对所有人说道：“我会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毫无疑问，你们会很乐意能洗个澡，刮个胡子，再吃上一顿。显然你们没替换的衣服，会给你们准备好的。恐怕眼下这时候，你们得待在